

编者按：

城市雕塑是解读城市文化的名片之一，在我市各县区街头小巷、公园广场，许多雕塑颇有看头。它们来源于宝鸡的炎帝文化、周秦文化、红色文化、工业文化等，“讲述”着文化味浓郁的成语典故。立在渭河百里画廊里的雕塑“蒹葭姑娘”，讲述着“蒹葭之思”的诗经故事；周公庙前、石鼓山上的雕塑“周公”，诉说着“周公制礼”的往事；蟠龙文化公园里的“马援”，展现着“马革裹尸”的壮志豪情……疫情防控期间，我们不妨多看看本地的山水、城雕，品味其背后的地域文化。



城雕背后的成语故事（上）

商彝周鼎

本报记者 张琼

何尊、秦公镆、胡簋、大克鼎……走在市区经二路，可以看到多尊青铜器仿制品雕塑（见左图），这些雕塑是依据我市出土的稀世珍品青铜器仿制的，看着它们，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成语——“商彝周鼎”。

“商彝周鼎”形容十分珍贵的器物，闪烁着青铜文明的华彩，与宝鸡文化密切相关。虽然这个成语使用频率不高，但它传递着庄重典雅的意蕴，是“奇珍异宝”“无价之宝”“价值连城”等词语无法替代的。

“彝”是古时盛酒的器具，也泛指宗庙常用的祭器；“鼎”则指古代煮东西用器形，有圆形三足两耳鼎，也有方形四足鼎。宝鸡作为周文化发祥地、青铜器之乡，出土的青铜鼎不少，如大克鼎、毛公鼎、大孟鼎、五祀卫鼎等。

“商彝周鼎”这个成语为何有庄重典雅、珍贵至极的意味呢？《左传》里有这样一句：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。”周人把祭祀看作国之大事，祭祀用的礼器也颇为贵重，祭祀天地、祖先等重

大活动时，“彝”“鼎”作为青铜重器，被视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，参与着这些有庄重仪式的祭祀活动。久而久之，为“彝”“鼎”蒙上了一层庄重而神秘的色彩。

按照西周礼制规定，鼎与人的身份地位直接关联，列鼎制度对鼎的使用划分严格：天子九鼎八簋，诸侯七鼎六簋，大夫五鼎四簋，士三鼎二簋。鼎被明确赋予权力和地位的象征，乱用可不成。如今，考古工作者也会借助鼎来与古人“对话”，根据鼎的数目、造型、花纹、铭文等来评判

墓主人的身份。

2014年10月16日，宝鸡高新区千河镇魏家崖村村民在后院取土时，意外发现青铜鼎、青铜簋、铜铃等文物，并及时上报文物部门。按照青铜鼎、青铜簋的数量造型，考古工作者推断，墓主人为春秋早期士大夫，仅次于诸侯。

除过欣赏雕塑，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、宝鸡周原博物院等地观赏青铜器珍品，更能感受到“商彝周鼎”这个成语的青铜文化光彩以及庄重典雅的意味。

剪桐封弟

本报记者 于虹

市区中华石鼓园内，有一个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内容的小游园，名唤五德园。五德园用雕塑展示了五个不同的历史典故，形象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做人的道德标准。信园雕塑“剪桐封弟”（见右图）为我们解读了“君无戏言”的故事，表示人与人之间要诚实、守信的道德标准。

周武王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诵，次子名叔虞。公元前1043年，周武王去世，其弟周公辅政，

周武王长子、13岁的姬诵继承王位，史称周成王。

有一天，年幼的姬诵和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，将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圭的形状，对叔虞说：“给你这个玉圭，封你去做唐地的诸侯吧！”叔虞双手接过梧桐树叶剪成的圭放于胸前，并向周成王行礼致谢。而后，叔虞高兴地把手告诉了周公，周公听后去见周成王，求证封侯一事的真假。周成王说，那不过是游戏时的一句玩笑话而

已。周公道，天子无戏言，天子说出的话，史官会记下来，朝廷上下的人都会谈论，怎么可以当儿戏呢？于是，周成王听从周公的劝谏，把唐地封给弟弟叔虞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这则故事，也是“君无戏言”这句话的最早来源，它告诉人们应言而有信、谨言慎行。

后来，周成王做到了君无戏言，叔虞到达唐地之后，也不辱使命，发展农牧生产，兴修水利，使当地百姓过上了安

居乐业的生活，受到了后人的赞誉。这个故事，成就了“剪桐封弟”的成语，也彰显了周人注重信用的优良品德。在周人眼里，人要言而有信，一旦许下诺言，就要一辈子信守，这是做人的根本。时至今日，诚信仍然是我们追求的高尚品德之一，一个言而无信的人，会给人留下不靠谱、难以信赖的坏印象。相反，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则会让人感到可信赖、有威望！

虞芮之讼

本报记者 张琼

市区石鼓山上，有一组雕塑：两名农人手持农具，正在相互礼让地畔；旁边站着两名身着华服的人，他们一边观察着两个农人的举动，一边谈论着什么（见左图）。这组雕塑讲的是西周“虞芮之讼”“虞芮让畔”的典故，展现了周原大地上的文明礼让之风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里有这段历史的明确记载：“虞、芮之人有狱不能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。虞、芮之人未见西伯，皆惭，相谓曰：‘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祇取辱耳。’遂

还，俱让而去。”

与这段记载相吻合的是，在岐山贺家村、礼村一带，流传着西周农人让地畔故事。周初时，两个小诸侯国虞国和芮国相邻，为争夺一块土地，两国互不相让，争执不下。虞国和芮国国君决定前往西岐，去找威望高、名气大、做事公正的西伯侯姬昌评理，裁决这场土地纷争。两人到了周原，被眼前的一幕幕场景所触动：耕种的农人相互谦让地畔，走路的人相互礼让道路，年轻人礼让长者，周人的一举一动有节有礼，十分文

明和谐。

周人文明礼让的社会风气，让虞、芮两国国君颇受震动，并反思起来：周的普通农人尚且知道相互谦让地畔，作为两个诸侯国国君，哪还有什么脸面为争一块土地去找姬昌评理呢？于是，两人虽然到了周地，但没有去见姬昌，选择放弃争执返回，并决定将那块争执的土地让了出来，借此将周的礼让美德广为传播。石鼓山的这组雕塑，形象地展示了西周人的礼让故事——“虞芮之讼”。

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，采用

仁德治国的方针，重视礼仪对民众的教化。久而久之，周人养成了敬老爱幼、礼让文明等行为习惯。周公制礼，使礼仪规范更加系统化，从吃饭细节到祭祖注意事项，再到人们的言谈举止，无一不被纳入礼的范畴。西岐社会风气良好，古人在品评姬昌的功德与西周的社会风尚时，赞誉西岐“疏风犹在，于此一吸，可得三日饱”。

时间的车轮滚滚而过，周人虽已远去，但他们留下的崇德尚礼的价值观，至今仍影响着后来人。

泰伯奔吴

本报记者 于虹

在中华石鼓园里，有这样一组雕塑：一人骑马前行，一人牵马回首，眼神中充满对家乡故土的眷恋（见右图）。这组雕塑讲述的是“泰伯奔吴”的历史典故，静默地向我们“述说”着一段不计名利、顾全大局的古佳话。

史籍记录了“泰伯奔吴”的始末，周文王的伯父泰伯为了贤，离开岐山，长途跋涉，历经艰辛来到了吴地，这组雕塑正取自这段历史故事。

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，

长子泰伯，次子仲雍，三子季历。古公亶父看到季历的儿子姬昌聪明伶俐，有治国之才，想传位于季历，再由季历传位给姬昌。当时，周族的继承顺序是父死传子，子多传长。泰伯、仲雍明白父亲心思，为了不为难父亲，也为了避免同室操戈，兄弟俩从周地岐山来到了当时的荆蛮之地吴地（今无锡一带）。一方面他们学习当地的生产、生活、民风、民俗，并“断发文身，为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”；另一方面，泰伯

把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经验，传授给当地民众，教他们兴修水利、种桑养蚕、饲养家禽……

父亲去世了，泰伯同仲雍回岐地奔丧。三弟和众臣要他继位，泰伯绝不从命，王位仍让季历继承，后来王位自然传给了姬昌。姬昌继位后励精图治，为灭商兴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

泰伯三让王位、开拓江南的功绩被孔子称为“至德”，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泰伯

为“第一世家”。在泰伯及追随者、当地人的共同开拓下，使荒蛮之地成为富庶江南。

在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里有一座吴岳庙，当地村民说，泰伯奔吴的第一站就在吴山，泰伯、仲雍到达这里之后，就带着当地人兴修水利、发展农业，最终成为他们的首领，建立起吴氏族。由于泰伯在这里施行仁政，让这里的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，所以泰伯、仲雍走后，百姓为了纪念他们，就修建了吴岳庙。

